

## 哲学史

### 24 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好了，现在让我们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托马斯·阿奎那，毕竟上周五我们聊过他。好的，让我简要回顾一下上周三我介绍阿奎那形而上学时我们讨论的内容。我这样继续讲下去。

你还记得当时的背景吗？穆斯林哲学家阿威罗伊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是哲学领域最权威、最全面的。然而，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方式，却给穆斯林神学和基督教神学都带来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绝对无中生有的创造论。

关于个人永生等等问题。阿威罗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该理论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双重真理理论。也就是说，宗教信仰的真理，即信仰的真理，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哲学的真理更多地以理论化、更精确的方式表述。而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张力。显然，这种立场令基督教思想家以及其他穆斯林思想家都非常困扰。

基督教的典型回应是博纳文图拉，他因此彻底摒弃了亚里士多德，转而继承奥古斯丁的传统，继续发展柏拉图主义，并以自己复杂而独特的方式诠释了这一思想脉络。但另一方面，托马斯·阿奎那却不愿放弃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仍然具有与基督教相容的潜力。

于是，他着手根据奥古斯丁的传统做出适当的修改。因此，他强调道成肉身教义中上帝意念中的各种形式，强调上帝对个体本性的认识和创造。

因此，个人永生的可能性就存在了。事实上，周六上午在场的各位可能已经注意到，来自马凯特大学的罗纳德·芬斯特拉（Ronald Feenstra）——顺便一提，他明年将前往加尔文神学院，那里正在开设神学博士项目，包括哲学神学。他将在那里担任哲学神学方面的教授。

费恩斯特拉这个名字，显然是荷兰人。罗纳德·费恩斯特拉在周六上午对上一篇文章的回应中评论道，很明显，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们往往从他们满意且自信的既定神学立场出发，然后修改现有的哲学立场以适应这些神学立场的需要和要求。我认为，这种做法相当具有中世纪思想的特征。

而且我认为，这几乎是所有哲学家的共同特征。即便他们并非从基督教神学之类的理论出发，也会从其他世界观出发，并发展出符合其要求和需要的哲学立

场。我认为，将哲学视为完全中立且预设一切的观点，与将科学视为预设一切的观点一样，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无论如何，阿奎那究竟是如何改造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适应基督教神学的需要呢？让我像上周那样列举一些要点。首先，他坚持认为上帝并非一种本质，并非万物之形，并非普遍存在，而是上帝的本质在于存在本身。祂就是存在的本质。

他是万物之源。要知道，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所理解的上帝是秩序之源、善之源、美之源或理智之源，但并非存在之源。而阿奎那则非常清楚地指出，在任何有神论的认知中，上帝既是万物之源，也是秩序和善之源。

然后，他开始探讨，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是探讨一种关于创造的形而上学。显然，创造论将是形而上学的主要神学输入，这一点在我上周末（周六晚上）阅读的最新形而上学评论中仍然得到证实。其中有一篇文章从当代过程神学的角度探讨了形而上学的创造观，并将其与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进行了比较。

这类事情至今仍在发生。阿奎那的观点则借鉴了奥古斯丁和教父们传承下来的逻各斯教义，认为形式存在于上帝的意念之中，因此上帝心中为各种事物都预备了范例和原型。甚至对于原始物质，上帝也区分了“原始物质”（*materia prima*，即未成形的原始物质）和“已指定的物质”（*materia signata*）。

已经具有某种形式的物质，某种类型的物质。原始物质的概念仅仅是纯粹的潜能，纯粹的能量。换句话说，原始物质本身并不存在，但它具有任何将会存在、可能存在的事物的物质潜能。

既然上帝知晓一切可能性，因为他了解所有形式，那么他自然也知道纯粹可能性的本质。因此，上帝了解原始物质，甚至了解原始物质及其创造的惊人潜能。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他所做的就是赋予原本不存在、却拥有存在潜能的事物以存在。

并非赋予形式；并非形式导致存在；并非物质导致存在，而是上帝赋予形式与物质的结合以存在的行为，即存在的现实性，否则这种结合就仅仅是该物质形式的纯粹潜能。因此，是上帝赋予原本不存在的事物以存在，祂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万物。一切存在之物都有其自身的本质，其为上帝所知的本质，其自身的目的，即终极目的，其直接目的，在整个宇宙的层级中，共同促成最终目的的实现：所有受造物都应效法上帝，荣耀上帝。

因此，受造物中的每一件事物，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与整体良善相契合的程度和方式上，模仿并荣耀上帝。由此，我们便能理解创造的行为、创造的目的（*telos*），以及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所有受造物具有个体本质的理论——上帝知

晓这些个体本质——这是一种有时被称为“实体形式”的理论。你会发现这个术语在文献中被使用，但往往没有解释。实体形式是指与物质共同构成特定实体的形式。

因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形式总是内在于具体的实体之中，即实体形式。除了内在于具体实体之中的实体形式之外，形式仅仅是上帝心中的原型观念。然而，正是由于造物主赋予的存在行为，上帝心中的这些原型观念才得以对应，从而产生实体形式，并赋予受造物它们所具有的本性。

嗯，它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它既有亚里士多德的内在形式，又有奥古斯丁在上帝心中的原型观念。它既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种形式，又因个体创造行为、潜能实现等等而变得个体化。

希腊人倾向于对物质持否定态度，认为物质是匮乏的体现。托马斯的态度则积极得多。物质蕴含着希望和潜力，你会明白的。

所有这些对希腊形而上学的改造都是为了基督教的目的。好的，现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概要，正是你们本周阅读材料中的内容，也就是阿奎那选集末尾题为《自然原理》的小段。这就是我要求你们本周提纲的内容。

你会注意到这里引入了很多术语，而这些正是你需要弄明白的。比如“潜能”和“现实”，或者“效力”和“现实性”。效力？是的，原始物质是实体的潜能。

繁衍后代所需的三件事。是的，繁衍后代需要这三件事，才能使事物得以发展、得以繁衍。这三件事必不可少。

物质，即潜在的存在。形式，物质通过形式得以成为实质性的存在。而匮乏，也就是缺乏实质性的存在，先于生成。

所以，生成、繁衍需要三个要素：匮乏，事物需要匮乏才能生成；潜能，这是根本。

形式。这三样东西。然而，撇开实质存在不谈，这三样东西本身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不存在纯粹的物质，不存在纯粹的潜能。不存在纯粹的形式，除非它依附于物质。不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它本身并不存在。因此，既然创造行为是从繁衍所需的这三样东西中创造出来，那么创造就是从无到有。

是的，他在其他地方也指出，关于四因，他在那篇文章中也谈到了四因，但就四因而言，创造的动力因是上帝。形式因是神圣的逻各斯，即神圣的理性。目的因是上帝，是对上帝的模仿。

质料原因并不存在。它凭空产生，你看。所以他玩弄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当然，我们需要最终原因来解释所有过程的终点导向性，也就是目的论。而最终原因本身也得到了解释：事物之中如何能存在一个内在的最终原因？这要归功于形式，因为形式提供了潜能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是的。好的，你说过我们这一代人需要三样东西，那就是上帝和上帝的创造。没错。

但它们其实并不存在。没错。但如果物质并不存在，它只不过是三层网状结构，那么你又如何利用它创造出真正卓越的事物呢？原始物质的概念是可以被思考的，因为它本身并不存在，只有具体事物才存在，所以它并不存在。

可以认为上帝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上帝思考的是一个包含各种实质性存在的时空世界。你可以思考原始物质，最根本的成分。

但你看，虽然你可以这样想，但它本身并不存在。它缺乏任何现实性。所以，他想说的是，形式本身并不存在，也不能产生存在。

只有形式吗？是的，如果只有形式存在，那他就是个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者了。这些非物质的实体，就是一切存在的东西。你看。

他是个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者。不，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对物质存在持现实态度的人。

他想要这些质体形态复合体。你有没有在会议上听到“质体形态”这个词？确实听到了。他想要这些质体形态复合体。

那么，如何才能用无加上无创造出有呢？嗯，形式是存在的可能性。物质也是存在的可能性。形式上的可能性，物质上的可能性。

而存在本身，就是上帝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过程。如果你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你可以从生殖过程中寻找类比。精子和卵子本身并没有新的遗传特征。

只有当它们相遇时，你才能获得新的基因身份。物质中没有存在，形式中也没有存在。只有当形式与物质相遇时，你才能获得实质性的身份。

你说这个比喻不好，因为精子和卵子在它们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是啊，所以创造是独一无二的。创造才是绝对的。

其他类型的生成方式则不然。是吗？我有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阿奎那试图从上帝，从最高形式，向下延伸到个体，而不是通过中间形式？是的。

说得好。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引入了太多中间人，大概有上百个吧，而亚里士多德并不希望这样。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中间人不存在，也不是说上帝不需要通过他们来行事。

亚里士多德的天使理论中存在中间人。所谓中间人，是指在上帝与人类的等级体系中，存在着其他非物质的存在，或者如他在著作中所说的，非复合实体。你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一切事物都应趋向善、仰望星辰、仰望所有行星，但并非直接参与其中时，是否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是的，并非直接参与其中。

事实上，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些中世纪的人谈到天使在天界运行，仿佛他们是星辰的指引者。是的，在那种宇宙观里，虽然我认为这并非阿奎那的观点。

不，阿奎那认为这是上帝的直接作为。而且他对此阐述得相当清楚。上帝是动力因，而不是某种中间动力因。

是的，我认为你可以追溯阿奎那的那篇文章，并将其视为他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维度的阐释。阿奎那是否说过，上帝之所以认识个体，是因为他知道所有可能的形式组合？是的，我认为博纳文图拉是这样明确表达的。阿奎那的说法是，上帝知道物质的所有潜能。

所以他知道其中蕴含着创造你的潜力。那么，上帝是否也了解那些尚未实现的潜能，就像他了解其他事物一样……是的，他知道人性的本质可以在不同的物质、不同的物质层面得以实现，从而创造出像你和其他人一样截然不同的事物。是的，阿奎那的观点认为，上帝通过了解形式、通过了解原型来了解个体。

好的，我之前说过，他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他回应阿威罗伊学派的作品，是理性与启示、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是第一次读阿奎那的著作，你可能会觉得他在《神学大全》中采用的方法有点令人困惑。你会发现，他的论述是以问题的形式展开的，而每个问题又包含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子问题。

每篇文章都以列举反对意见开头，接着提出相反的观点，并逐一回应，阐述积极的立场。之后依次是：对反对意见1的回应、对反对意见2的回应、对反对意

见3的回应。因此，文章的形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论文或讲稿，而更像是辩论手册。因为辩论正是中世纪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

你手头上的这是一本辩论手册。因此，它非常精炼。你几乎需要逐字逐句地阅读。

他并没有在书中穿插大量的插图，而是精炼而集中。然而，这本书的内容却极其丰富。

理查德·克罗纳说，它既令人敬畏又令人疲惫。它既严谨又枯燥，既令人叹为观止又迂腐，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厌烦。如果你对这次会议也有这种感觉，那或许是因为它也涉及中世纪历史。

但这就是托马斯的风格。现在，在他对理性和启示的讨论中，你很快就能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所以，我把他的观点投射到屏幕上，我们就能迅速理解他的意思了。

好吧。就认识上帝而言，自然理性是有局限性的。这里说的自然理性，是指没有特殊启示的理性。

“特殊启示”一词当然指的是圣经、基督的降临等等。自然理性在认识上帝方面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程度各不相同，因为人类的智力水平存在差异。

这是存在等级制度的一部分。等级制度分等级。我们都是理性生物，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理性。

因此，智力存在着等级之分，这正体现了我们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所以，通过自然的方式认识上帝是可能的。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存在局限性。

其中一个局限性在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大多是通过类比实现的。你还记得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区分单义谓词和类比谓词的吗？这里所说的类比。

阿奎那在你正在阅读的关于自然原理的文章中也做了这些区分。但我们倾向于用类比其他人来思考上帝。因此，我们用受造物的善来类比上帝的善。

这是自然理性局限性的一部分。他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因我们的罪性而加剧。但他确实区分了上帝的形象和亚当被造时所具有的与上帝的相似之处。

上帝的形象体现在人类的理性之中，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当然，我们的理性程度远不及上帝。

但正是通过这一点，我们才能体现上帝的形象。与上帝的相似是一种道德上的相似。这种道德上的相似在亚当堕落后就丧失了。

一种道德上的相似性。因此，堕落，即这种道德相似性的丧失，虽然使我们丧失了道德上的相似性，但并未使我们的理性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堕落并不会直接损害人类的理性。

然而，它确实会间接地产生影响。因为一个人对某些结论抱有偏见。因为一个人看待事物时带有偏见。

因为人的心思会被其他爱好分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人的道德状况很可能以各种方式间接地影响其对上帝的认识。

这其中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自然理性既有其有限性，也有其堕落性，二者皆有其局限性。关于认识上帝。

是的。本，是的，巴里。弗朗西斯·谢弗评论阿奎那的这番话，并指出阿奎那认为理性，或者说理性本身，并非堕落的。

是的，从技术上讲，他的说法没错，因为图像和相似性之间存在这种区别，所以堕落中失去的是相似性，而不是图像。但这并不意味着图像本身——我收回刚才的话——图像的运作、对结论的接受以及你参与的理性活动，并非说这些方面不受影响。它们都会受到影响。

虽然谢弗的原则是对的，但我认为他过于概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身上上帝的形象是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你看，问题就出在这里。

谢弗并没有认为理性已经消亡。事实上，我怀疑在所有近代的护教士中，他可能比许多人更强调理性。因此，就他的论证方式而言，我认为他对理性的信心程度与托马斯·阿奎那颇为相似。

有趣的是，顺便一提，托马斯在信仰与理性问题上受到一些新教徒的负面评价，与其说是托马斯本人造成的，不如说是宗教改革后经院哲学晚期托马斯主义者造成的。或许是启蒙运动时期经院哲学的影响吧。

事实上，鲍勃·罗伯茨的妹夫，在西肯塔基大学任教的阿文德·沃斯，写了一本关于阿奎那和加尔文的书，我记得书名是《论阿奎那和加尔文》，专门探讨他们关于信仰与理性、理性与启示的观点。沃斯在书中论证，阿奎那关于理性、信仰与理性的观点，本质上与约翰·加尔文的观点相同。这本书由埃尔德曼出版社出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时间自己看看。好吧，看来自然理性是有限的。

启示阐明了理性所能证明的真理。是的，非常清楚。阿奎那认为，理性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

但这些也是启示所宣告的。为什么呢？原因显而易见。由于理性程度的差异，有些人并不具备从事这种理性工作的能力。

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但由于能力或时间的限制，他们可能无法做到。其次，即使有能力证明的人，也可能发现这需要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这个话题过于深奥，或者正如他所说，是因为年轻人容易分心。我想，如果你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就会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年轻时容易分心。第三，因为意志薄弱，意志薄弱，这是罪对道德品质的影响，因为意志薄弱影响了智力的运作。意志薄弱影响智力运作的方式。

你坚持不下去，或者你不愿意把它推演到底。情况就是这样。好的，第三点，理性也宣称，现在让我们看看，启示录，恕我直言，启示录也宣称了理性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比如三位一体的教义，或者道成肉身的教义。

所以，人们通常会这样理解：托马斯告诉我们，理性只能达到某个程度，然后启示就与之相遇。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但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启示与我们相遇，而理性只能跟随到某个程度。

也就是说，如果启示录第二点所宣告的正是理性本身可以证明的，那么启示录的意义远超人们通常的理解。第四点，信仰认同这些所谓的“信仰真理”，即启示录的真理，而这些真理随后可以通过推理得到证实。也就是说，通过证据和论证，即使你无法确凿地证明这些信念是合理的，它们也至少是合理的。

这表明某些信仰真理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存在逻辑上的反驳，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等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神学的工作。因此，如果你在周六上午的课程中坚持到了最后一篇论文，你会注意到托马斯·阿奎那、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都探讨了关于身体复活的论证。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性可以提供合理的佐证，而非证明，但可以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下表明它是合理的，而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则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他们认为这是启示录中的真理，无法用理性证明。由此可见，第四点。第五点，理性对这些信仰真理的理解是不完整的。

是的，毕竟，人们会研究神学。理解并不完美。第六点是，信仰和理性并非相互对立，因为真理最终只有一个。

最后一点，显然是他对双重真理论的反驳。所以，那是他当时对阿威罗伊的回应。抱歉，我们超时了。